

(明) 陆时雍 选评
任文京 赵东岚 点校

言律詩

懷鍾陵舊遊

诗镜

秋蘭正綠纖纖一聲明月采蓮

朱樓卷畫台鷺煙分光的微連風定翠沾

斜暉更落西山影千步虹橋氣象兼

語氣錚錚
叠字三見

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橫江裴使君見迎李補

四庫全書

唐詩鏡
卷五十

秀才同來因書四韻兼寄江南許渾先輩

十渡頭微雨時萬株楊柳拂波垂蒲根水暖鴈初

住香寒蜂未知辭客倚風吟暗淡使君迴馬濕

雨仲蔚多情調悵望春陰幾首詩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资助出版

诗 镜

明·陆时雍 选评
任文京 赵东岚 点校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镜/(明)陆时雍选评;任文京、赵东岚点校.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81097-634-3

I. ①诗… II. ①陆…②任… III. ①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②古典诗歌-文学评论-中国 IV. ①I222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8870 号

责任编辑:杨金花 何 东

封面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1/16 (880mm×1230mm)

字数:1600千字

印张:83.5

版次:2010年3月第1版

印次:2010年3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634-3

定价:216.00元

語翠色可摘

叙事議論絕非詩家所需以叙事則傷體議論則費詞也然總貴不煩而至如崇棟不廢議論公劉不無叙事如後人以文體行之則非也戎昱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過因讒後重恩合死前酬此亦議論之佳者矣

李益五古得太白之深所不能者澹蕩耳太白力有餘閒故游行自得益將砭砭以為之蓮塘驛遊子吟自

欽定四庫全書

詩鏡

三五

出身手能以意勝謂之善學太白可

盛唐人工於綴景惟杜子美長於言情人情向外見物易而自見難也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識舊容撫衷述懷罄快極矣因之思三百篇情緒如絲繹之不盡漢人曾道隻語不得

石之有稜水之有折此處最為可觀人道謂之廉隅詩道謂之風格世衰道微恃此乃能有立東漢之末節

氣革生唐之中葉詩之骨幹不頓此砥世維風之一事也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即景自成意不待尋與情即是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齡得之椎練太白出於自然然而昌齡之意象深矣劉禹錫一往深情寄言無限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得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鏡

三七

食肉者不貴味而貴臭聞樂者不聞樂而聞音凡一撮而有物者非其至者也詩之所貴者色與韻而已矣韋蘇州詩有色有韻吐秀含芳不必淵明之深情康樂之靈悟而已自佳矣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還應有恨誰能識月白風清欲墮時此語可評其況

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將韋詩陳對其間自覺形神無間

陸徵君仲昭先生傳

陸仲昭諱時雍其先吳興人後徙居桐鄉之皂林父昌平守五雲公隆萬間良吏也仲昭髫歲穎異試輒冠軍性不耐俗俗亦多避之慷慨疎豁不佞然詔而簡傲自遂意苟相許風雨話言無倦意所不可終日接不交一言有貌爲小恭者唾不顧曰屠沽兒乃以溷吾長者之色哉仲昭文日高名亦益起里有殺人中人者白之縣令聲頗慷慨令目攝之仲昭推案起

聖雨齋 陸仲昭傳

竟去不顧縣令慙謝事得直當是時遠近頌義無窮而仲昭深自斂然閉戶讀書自若又以導人二爲吏貧至不能輟釜遇戰北益買勇不休每言鬚眉男子提三寸不律終當舉大名佐親一酬耳不發憤借一而徒手弓而罵者何也然卒無如數奇何每下第輒歎然而哭曰孺子雍而忘而父之食無糜乎知已爲之流涕顧歎與予交最善千秋各命予好秘書梓乘仲昭好先秦兩司馬子好纂錄典故寒暑搦管不

輟仲昭好掩卷閉目湛思冥搜子好山澤行吟類唐醉放仲昭好整襟危坐捉鼻孤嘯子結撰慘澹瑣穢欲枯仲昭恣筆所之風雨蹴踏淋漓未已兩家簪拱相直書聲亦畧相聞過從無晦明風雨間每成一紙輒呼快讀涕笑雜出不以榮遇換吾一言不以尺璧換吾一息吾兩人窮愁著書異藏名山所不同困苦潦到者何也初仲昭僻嗜長生垂涎大藥延鍊師滿座以爲神仙咫尺卒以導引失候得奇疾遂謝去治

聖雨齋 陸仲昭傳

詩五言最工直頡頏陶謝樂府近體亦彷彿昌黎太白之間而嚴骨過之選古人詩自爲評論曰詩鏡仲昭善愁常對影慟哭望空漫罵室人知友進款語侑之不可得顧詩日益工而窮逾厲閒遊維揚新安亦輒因皆有吟云仗劍照淮水寒風吹鬚眉幸無漂母飯不至負思識其素所貢憤然哉崇禎間天下多故詔各省大臣保舉巖穴異能之士豫撫趙憲兩舉仲昭以應詔迨膺聘入禁主爵意殊不屬卒以淪落久

周拱辰《陸征君仲昭先生傳》

前言

陆时雍（1612—1670?），字仲昭，浙江桐乡人。明代崇祯六年（1633）贡生。关于陆时雍的生平，明清各种史料较少论及。陆时雍挚友周拱辰的《圣雨斋集》（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第八十六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收有《赠陆仲昭》、《哭陆二仲昭》、《陆征君仲昭先生传》等诗文，为后人了解陆时雍提供了真实的材料。据《陆征君仲昭先生传》所载，陆时雍祖籍吴兴，后徙居桐乡皂林。陆时雍少年聪颖，勤奋好学，性情孤傲，厌恶世俗。“意苟相许，风雨话言无倦意；所不可，终日接不交一言”，颇有魏晋士人风度。为家庭生计，陆时雍曾参加科考，但榜上无名。“每下第，辄噉然而哭曰：‘孺子雍，而忘而父之食无糜乎！’知己为之流涕”。《陆征君仲昭先生传》还记述了周拱辰与陆时雍一起读书的情形：“予好秘书稗乘，仲昭好先秦两司马；予好纂录典故，寒暑搦管不辍，仲昭好掩卷闭目，湛思冥搜；予好山泽行吟，颓唐醉放，仲昭好整襟危坐，捉鼻孤啸；予结撰惨澹，茎髯欲枯，仲昭恣笔所之，风雨蹴踏，淋漓未已。两家檐拱相直，书声亦略相闻，过从无晦明风雨，间每成一纸，辄呼快读，涕笑杂出。不以荣遇换吾一言，不以尺璧换吾一息，吾两人穷愁著书，冀藏名山。”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二人深厚的交谊。陆时雍早年迷恋道家炼丹之术，延请炼师，垂涎金丹，最后因“导引失候得奇疾”，遂恍然彻悟，乃倾心诗文。陆时雍五言最工，直逼陶潜、谢灵运；其乐府近体，可追李白、韩愈。明朝末年，社会黑暗，江河日下，士人多有末世沧桑之感，陆时雍“常对影恸哭，望空漫骂，室人知友进软语侑之不可得”，可见其胸中积郁之深。崇祯年间，天下多故，诏令各省大臣保举贤能之士，“豫抚、越宪两举仲昭以应诏”，陆时雍虽然北上入京，却最终“意殊不属，卒以沦落”。陆时雍晚年因事牵连入狱，死于狱中。周拱辰有《哭陆二仲昭——时陆以非罪毙诏狱》诗二首，其二云：“簌簌酸风吹敝襟，死生交态此时心。弹琴呼汝魂何处，挂剑无枝哀独深。（原注：时陆未返葬）地下修文余绿酒，生前卖赋空黄金。荆卿碧血埋燕市，易水歌寒筑未沉。”陆时雍晚年的命运非常悲惨。

陆时雍曾注《离骚》、《淮南子》、《韩子》等书，著有诗文集，编选《诗镜》。《诗镜》共九十卷，收诗自汉魏迄晚唐，分为二集，《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前有《诗镜原序》一篇，《诗镜总论》一篇，阐明“神韵

为宗，情境为主”的诗歌理论和选诗标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诗镜》云：“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陆时雍论诗重情，强调“神韵”。他认为：“有韵则生，无韵则死；有韵则雅，无韵则俗；有韵则响，无韵则沉；有韵则远，无韵则局。物色在于点染，意态在于转折，情事在于犹夷，风致在于绰约，语气在于吞吐，体势在于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陆时雍评所选诗歌，主要以“情韵”为标准，如评李商隐“七言律，气韵香甜，唐季得此，所谓枇杷晚翠”。而评温庭筠则曰：“有词无情，如飞絮飘扬，莫知指适。”“韵”是诗歌的精神和灵魂，陆时雍评骆宾王《帝京篇》时指出：“文章有言无韵，即是死语。”主张诗歌要讲究蕴藉深厚，令人回味无穷。陆时雍认为杜甫的“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李白的诗歌也有情韵之美，“读太白诗，当得其气韵之美，不求其字句之奇”，舍情韵而求奇巧，是弃本求末，“诗以一字争奇者，非上品也”。他批评中唐张籍、王建的诗歌言尽、意丑、韵庳，认为晚唐聂夷中的诗歌，“第可作诗中之话，若竟作诗，未见有佳处，以意尽而无余韵也”。陆时雍选诗，古诗宗汉魏，近体崇盛唐，极力倡导“神韵”、“情境”，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代中期，“格调”论盛行，后期又有“性灵”说，陆时雍试图综合各家优长，建立“神韵派”，对清初王士禛开创“神韵说”的诗歌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陆时雍选诗，按时代先后编次，以《唐诗镜》为例，计有初唐八卷、盛唐二十卷、中唐二十卷、晚唐六卷。每一时期又以人系诗，一人之诗，再按诗体分类，如李白诗，分为五言乐府、五言古诗、七言乐府、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所选诗人，名下大多附有小传及评语，诗后亦多有精粹评点。

笔者在点校过程中，发现《诗镜》有错谬之处，其原因，或是陆时雍笔误，或是四库馆臣抄写之误。如唐代诗人崔湜小传，言其为李商隐所劾，经查新旧《唐书》，应为李尚隐。此外，唐代诗人魏颢写成魏颢，“文章四友”之一崔融写成崔灏，唐代张敬忠曾任平卢节度使，其小传误成卢平节度使等等，不一而足。凡此种种，皆在错字后加括号，注明正确字，如李商（尚）隐，魏颢（颢），崔灏（融），卢平（平卢）节度使。底本亦有自相矛盾处，如唐诗人张若虚小传，称张若虚、贺知章、包融、张旭为“吴中四士”，而包融和刘昫虚小传又称贺知章、包融、张旭、刘昫虚为“吴中四士”，此种情况，不再注出，保留原貌。还有一种情况，选诗与评点引诗前后不一，如李白《行路难》“千金散尽还复来”，陆时雍评点时引为“黄金散尽还复来”，点校时以选诗为正，在误字后加括号注出，如“黄（千）金散尽还复来”。底本中漏字之处，在点校中给予校补，并在校记中说明。底本艰涩难断之句，如《饶歌十八曲·石流》，《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均未断句，本书一仍其旧，未予标点。

本书采用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 1411 册《诗镜》为底本，以《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玉台新咏》（中华书局 1985 年版）、《乐府诗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全唐诗》（中华书局 1999 年版）等进行对校，遇有异文，出以校记。底本繁体竖排，本书采用简体横排，对繁体字、异体字进行简化、规范化。底本无目录，本书增加目录，以便查找。本书自 2008 年开始整理，2009 年，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为出版资助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又将其列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点校者深感责任重大，凌寒溽暑，不敢懈怠。詹福瑞老师、陶文鹏先生、张剑先生，一直关心本书进展，给予鼓励，韩成武先生、时永乐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笔者学识有限，书中错讹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任文京

2010 年 3 月于河北大学

提 要

臣等谨案：《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明陆时雍编。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癸酉贡生。是编选自汉、魏以迄晚唐之诗，分为二集。前有《总论》一篇，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如云“诗须观其自得，古人佳处不在言语间”。又云“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又云“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所言皆妙解诗理。其间如《孔雀东南飞》一诗，讥其情词之纰谬，而于储光羲、孟浩然辈，亦俱有微词。盖其时王、李余波，相沿未息，学者方以吞剥为工，故于蹊径易寻者，往往加之排斥，欲以针砭流俗，故不免于惩羹而吹齏。然其采摭精审，评释详核，凡运会升降，一一皆可考见其源流，在明末诸选之中，固不可不谓之善本矣。书中评语，间涉纤仄，似乎渐染楚风，然《总论》中所指晋人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实以隐刺钟、谭。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绮语之习，与“竟陵”一派，实貌同而心异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 昀

臣陆锡熊

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诗镜原序

道发声著，情通神达，灵油油接于人而不厌。鸟之关关，鹿之呦呦，未闻其何韵之选、何律之调也，而闻辄欣然遇之。人发声而言，言成文而诗。古称诗千有余篇，而夫子删之，存止三百，亦取其感通之至捷者耳。而后之人必以义断，则郑、卫何以并存也。风之来，其枢摇摇，树头草腰，人乘之逍遥。故诗之所感，令人之戾也释，而其捍也消。夫然而是非之畛，理义之辨，必附性情而后见，而果以知夫子之存郑、卫非导淫也。夫子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圣人之用诗道，若是其广也。汉兴柏梁倡歌，苏、李迭奏。然诗五言而体直，七言而意放，雕镂至于六代，而古道荡然。故六义远而事类繁，四韵谐而声气隔。古亡于汉，汉亡于六朝，六朝亡于唐，唐亡不可复振。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必极放，而戚若有亡。然意之所设，而情不与俱，不能强之使入，故闻之者闷焉，古之人一唱而三叹，有余音者矣；载歌而载起，有余味者矣。婴儿语，童子歌，鸟之关关，鹿之呦呦，不知其可而不厌，是谓之道。窅窅冥冥，隐隐轰轰，如雷如霆，则声之所起者微，而诗之所托者眇也。或谓鸟之关关，鹿之呦呦，闻辄欣然遇之。诗曷为而为是删者，盖物各类知，使风听而麟莅，则鸟颉兽眈，必多嚙吟而不进者，是故鸩鸩怪而狐狸妖也。十五国风之不同情也，而言皆可以适道，性受则淫言亦正，情受则正言亦淫，《关雎》可以荡思，而《溱洧》亦能止则。且夫言微而能广用之者，此道是也，夫王通氏之续诗，通之谬也。狐裘而羔袖，有毳焉者矣。取其葛而罽之，其然乎哉！余之为是选也，将以通人之志，而遇之微也。不惟其词而惟其情，不惟其貌而惟其意，使天下闻声而志起，意喻而道行。诗虽亡，有存焉者矣，为是多方以诱之，而极虑以解之。甚矣，余之不得已也！

携李陆时雍撰

诗 镜 总 论

诗有六义，《颂》简而奥，复哉尚矣。《大雅》宏远，非周人莫为。《小雅》婉变，能或庶几。《风》体优柔，近人可仿。然体裁各别，欲以汉、魏之词，复兴古道，难以冀矣。西京崛起，别立词坛，方之于古，觉意象蒙茸，规模逼窄，望湘累之不可得，况《三百》乎？

十五《国风》，亦里巷语，然雍雍和雅，骚人则萧萧清远之音。西京语迫意侵，自不及古人深际。

诗人一叹三咏，感寤俱存，庞言繁称，道所不贵。韦孟《讽谏》，恺直有余，深婉不足。韦玄成《自劾》诗，情色未宣，末段数语，庶为可诵。

诗四言优而婉，五言直而倨，七言纵而畅，三言矫而掉，六言甘而媚，杂言芬葩，顿跌起伏。四言《大雅》之音也，其诗中之元气乎？《风》、《雅》之道，衰自西京，绝于晋、宋，所由来矣。

五言在汉，遂为鼻祖。西京首首俱佳，苏、李固宜，文君一女罗，胸无绣虎，腕乏灵均，而《白头吟》寄兴高奇，选言简隽，乃知风会之翊人远矣。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纤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

苏、李赠言，何温而戚也！多唏嘘语，而无蹶蹙声，知古人之气厚矣。古人善于言情，转意象于虚圆之中，故觉其味之长而言之美也。后人得此则死做矣。

班婕妤说礼陈诗，娉修嫫珮，《怨歌行》不在《绿衣》诸什之下。

王昭君《黄鸟》诗，感痛未深。以绝世姿作蛮夷嫔，人苟有怀，其言当不止此。此有情而不能言情之过也。

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班固《明堂》诸篇，则质而鬼矣。鬼者，无生气之谓也。

东京气格颓下，蔡文姬才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振，沙砾自飞，直是激烈人怀抱。

孔融，鲁国一男子，读《临终诗》，其意气恹恹欲尽。

《焦仲卿诗》有数病：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病三。尤可举者，情词之讹谬也，如云“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此是何人所道？观上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斯言似出妇口，则非矣。当县令遣媒来也，“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而其母之谢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则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强也。及其兄怅然，兰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而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意当时情事，断不如是。诗之不能宛述备陈，亦明矣。至于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妇之为计，当有深裁。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不则纤郁悲思，遗饮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晡晡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当是时，妇何意而出门？夫何缘而偶值？诗之未能当情又明矣。其后府吏与母永诀，回身入房，此时不知几为徘徊，几为惋愤？而诗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从容摭写又甚矣。或曰：“诗虚境也，安得与纪事同论？”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汉乐府《孤儿行》，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

古之为尚，非徒朴也，实以其精。今人观宋器，便知不逮古人甚远。商彝周鼎，洵可珍也。不求其精，而惟其朴。以疏顽为古拙，以浅俚为玄澹，精彩不存，面目亦失之远矣。

古乐府多俚言，然韵甚趣甚。后人视之为粗，古人出之自精，故大巧者若拙。

魏人精力标格，去汉自远，而始彰之华，中不足者外有余，道之所以日漓也。李太白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此豪杰阅世语。

曹孟德饶雄力，而钝气不无，其言如摧锋之斧。

子桓、王粲，时激《风》、《雅》余波，子桓逸而近《风》，王粲庄而近《雅》。子建任气凭材，一往不制，是以有过中之病。刘楨棱层，挺挺自持，将以兴人则未也。二应卑卑，其无足道。徐干清而未远，陈琳险而不安。邺下之才，大略如此矣。

晋多能言之士，而诗不佳，诗非可言之物也。晋人惟华言是务，巧言是标，其衷之所存能几也？其一二能诗者，正不在清言之列，知诗之为道微矣。嵇、阮多材，然嵇诗一举殆尽。

阮籍诗中之清言也，为汗漫语，知其旷怀无尽。故曰：“诗可以观。”直举形情色相，倾以示人。

傅玄得古之神。汉人朴而古，傅玄精而古。朴之至，妙若天成；精之至，粲如鬼画。二者俱妙于思虑之先矣。

精神聚而色泽生，此非雕琢之所能为也。精神道宝，闪闪著地，文之至也。晋诗如丛采为花，绝少生韵。士衡病靡，太冲病骄，安仁病浮，二张病塞。语曰：“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此言可以药晋人之病。

素而绚，卑而未始不高者，渊明也。艰哉士衡之苦于缛绣而不华也。夫温柔悱恻，诗教也。恺悌以悦之，婉婉以入之，故诗之道行。左思抗色厉声，则令人畏；潘岳浮词浪语，则令人厌，欲其入人也难哉！

读陶诗，如所云“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想此老悠然之致。

诗被于乐，声之也。声微而韵，悠然长逝者，声之所不得留也。一击而立尽者，瓦缶也。诗之饶韵者，其钲磬乎？“相去日以远，衣带日以缓”，其韵古；“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韵悠；“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其韵亮；“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其韵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韵幽；“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其韵韶；“扣枻新秋月，临流别友生”，其韵清；“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其韵冽；“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其韵远。凡情无奇而自佳，境不丽而自妙者，韵使之也。

晋人五言绝，愈俚愈趣，愈浅愈深。齐、梁人得之，愈藻愈真，愈华愈洁。此皆神情妙会，行乎其间。唐人苦意索之，去之愈远。

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鐻乎？颜延年代大匠斲而伤其手也。寸草茎，能争三春色秀，乃知天然之趣远矣。

“池塘生春草”，虽属佳韵，然亦因梦得传。“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语饶霁色，稍以椎炼得之。“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不琢而工。“皇心美阳泽，万象咸光昭”，不淘而静。“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不修而妩。“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不绘而工。此皆有神行乎其间矣。

谢康乐诗，佳处有字句可见，不免硃硃以出之，所以古道渐亡。

康乐神工巧铸，不知有对偶之烦。惠连杳然肤立，如《捣衣》、《牛女》，吾不知其意之所存，情之所在。

鲍照材力标举，凌厉当年，如五丁凿山，开人世之所未有。当其得意时，直前挥霍，目无坚壁矣。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可以想此君意气所在。

诗丽于宋，艳于齐。物有天艳，精神色泽，溢自气表。王融好为艳句，然多语不成章，则涂泽劳而神色隐矣。如卫之《硕人》，骚之《招魂》，艳极矣，而亦真极矣。柳碧桃红，梅清竹素，各有固然。浮薄之艳，枯槁之素，君子所弗取也。

诗至于齐，情性既隐，声色大开。谢玄晖艳而韵，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绝非世间物色。

读谢家诗，知其灵可砭顽，芳可涤秽，清可远垢，莹可沁神。

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白云绿筱，湛澄趣于清涟。熟读玄晖诗，能令宿貌一新，红药青苔，濯芳姿于春雨。

诗须观其自得，陶渊明《饮酒》诗：“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提壶抚寒枝，远望时复为”。又“昔人既屡空，春兴岂自免”。“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此为悠然乐而自得。谢康乐“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养痾亦园中。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此为旷然遇而无罣。见古人本色，捋披不烦而至。夫咏物之难，非肖难也，惟不局局于物之难。玄晖“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山水烟霞，衷成图绘，指点盼顾，遇合得之。古人佳处，当不在言语间也。鲍明远“霜崖灭土膏，金涧测泉脉。旋渊抱星汉，乳窦通海碧”。精矣，而乏自然之致。良工苦心，余以是赏之。

梁武《西洲曲》，绝似《子夜歌》，累叠而成，语语浑称，风格最老，《拟青青河畔草》亦然。

梁人多妖艳之音，武帝启齿扬芬，其臭如幽兰之喷，诗中得此，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东飞伯劳西飞燕”，《河中之水歌》，亦古亦新，亦华亦素，此最艳词也。所难能者，在风格浑成，意象独出。

简文诗多滞色腻情，读之如半醉憨情，恹恹欲倦。

齐、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嫩，其所别在风格之间。齐、梁老而实秀，唐人嫩而不华，其所别在意象之际。齐、梁带秀而香，唐人撰华而秽，其所别在点染之间。

梁元学曲初成，遂自娇音满耳，含情一掣，蕊气扑人。邵陵王卖致有余，老而能媚。

沈约有声无韵，有色无华。江淹材具不深，凋零自易，其所拟古，亦寿陵余子之学步于邯郸者耳。拟陶彭泽诗，只是田家景色，无此老隐沦风趣，其似近而实远。

庾肩吾、张正见，其诗觉声色臭味俱备。诗之佳者，在声色臭味之俱备，庾、张是也。诗之妙者，在声色臭味之俱无，陶渊明是也。

张正见《赋得秋河曙耿耿》“天路横秋水，星桥转夜流”，唐人无此境界。《赋得白云临浦》“疏叶临稽竹，轻鳞入郑船”，唐人无此想像。《泛舟后湖》“残虹收度雨，缺岸上新流”，唐人无此景色。《关山月》“晕逐连城璧，轮随出塞车”，唐人无此映带。《奉和太子纳凉》“避日交长扇，迎风列短箫”，唐人无此致趣。庾肩吾《经陈思王墓》“雁与云俱阵，沙将蓬共惊”，唐人无此追琢。《春夜应令》“烧香知夜漏，刻烛验更筹”，唐人无此景趣。梁简文《往虎窟山寺》“分花出黄鸟，挂石下新泉”，唐人无此写作。《望同泰寺浮图》“飞幡杂晚虹，画鸟狎晨鳧”，唐人无此点染。《纳凉》“游鱼吹水沫，神蔡上荷心”，唐人无此物态。梁元《折杨柳》“杨柳非花树，依楼自

觉春”，唐人无此神情。邵陵王《见姬人》“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随意晚还家”，唐人无此风骚。江总《赠袁洗马》“露浸山扉月，霜开石路烟”，唐人无此洗发。此皆得意象先，神行语外，非区区模仿推敲之可得者。

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尽缠绵之致。

何逊以本色见佳，后之采真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难摹，难其神也；何之难摹，难其韵也。何逊之后继有阴铿，阴、何气韵相邻，而风华自布。见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时欲袭人。

江总自梁入陈，其诗犹有梁人余气。至陈之末，纤靡极矣。孔范《赋得白云抱幽石》：“阵结香炉隐，罗成玉女微。”巧则巧矣，而纤极矣。王褒、庾信佳句不乏，蒙气亦多，以是知此道之将终也。

宋孝武菁华璀璨，遂开灵运之先。陈后主妆裹丰余，精神悴尽，一时作者，俱披靡颓败，不能自立。以知世运相感，人事以之。

陈人意气恢恢，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其于追《风》勒《雅》，返汉还《骚》，相距甚远。故去时之病则佳，而复古之情未尽。诗至陈余，非华之盛，乃实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夺其所丑，则枵质将安恃乎？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虽卸华谢彩，而绚质犹存。并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无色也。珠辉玉润，宝焰金光，自然之色，夫岂不佳？若朽木死灰，则何贵矣？唐之兴，六代之所以尽亡也。

读隋炀帝诗，见其风格初成，精华未备。

隋炀复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浅。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只存其为唐耳。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盖以隋存隋，则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辅之，则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胜于古，而求胜于唐，则他道百出矣。正不足而径，径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渐灭无余矣。自汉而下，代不能为相存，至于唐，而古人之声音笑貌无复余者。隋素而丽，唐素而质，“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唐欲为之，岂可得耶？

古雄而浑，律精而微。“四杰”律诗，多以古脉行之，故材气虽高，风华未烂。六朝一语百媚，汉、魏一语百情，唐人未能办此。

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

杜审言浑厚有余，宋之问精工不乏。沈佺期吞吐含芳，安详合度，亭亭整整，喁喁叮叮。觉其句自能言，字自能语，品之所以为美。苏、李法有余闲，材之不逮远矣。

初唐七律，简贵多风，不用事，不用意，一言两言，领趣自胜。故事多而寡用

之，意多而约出之，斯所贵于作者。

诗有灵襟，斯无俗趣矣；有慧口，斯无俗韵矣。乃知天下无俗事，无俗情，但有俗肠与俗口耳。古歌《子夜》等诗，俚情褻语，村童之所赧言，而诗人道之，极韵极趣。汉《铙歌》乐府，多嫠人乞子儿女里巷之事，而其诗有都雅之风。如“乱流趋正绝”，景极无色，而康乐言之乃佳。“带月荷锄归”，事亦寻常，而渊明道之极美。以是知雅俗所由来矣。夫虚而无物者，易俗也；芜而不理者，易俗也；卑而不扬者，易俗也；高而不实者，易俗也；放而不制者，易俗也；局而不舒者，易俗也；奇而不法者，易俗也；质而无色者，易俗也；文而过饰者，易俗也；刻而过情者，易俗也；雄而尚气者，易俗也；新而自师者，易俗也；故而不变者，易俗也；典而好用者，易俗也；巧而过斲者，易俗也；多而见长者，易俗也；率而好尽者，易俗也；率而畏人者，易俗也；媚而逢世者，易俗也。大抵率真以布之，称情以出之，审意以道之，和气以行之，合则以轨之，去迹以神之，则无数者之病矣。

绝去故常，划除涂辙，得意一往，乃佳。依傍前人，改成新法，非其善也。豪杰命世，肝胆自行，断不依人眉目。

气太重，意太深，声太宏，色太厉，佳而不佳，反以此病，故曰“穆如清风”。

世以李、杜为大家，王维、高、岑为傍户，殆非也。摩诘写色清微，已望陶、谢之藩矣，第律诗有余，古诗不足耳。离象得神，披情著性，后之作者谁能之。世之言诗者，好大好高，好奇好异，此世俗之魔见，非诗道之正传也。体物著情，寄怀感兴，诗之为用，如此已矣。

王龙标七言绝句，自是唐人骚语。深情苦恨，襞积重重，使人测之无端，玩之无尽。惜后人不善读耳。

七言古，盛于开元以后，高适当属名手。调响气佚，颇得纵横；勾角廉折，立见涯涘。以是知李、杜之气局深矣。

高达夫调响而急。

岑参好为巧句，真不足而巧济之，以此知其深浅矣，故曰“大巧若拙”。

孟浩然材虽浅窘，然语气清亮，诵之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常建音韵已毕，恐非律之所贵。凡骨峭者音清，骨劲者音越，骨弱者音庠，骨微者音细，骨粗者音豪，骨秀者音冽，声音出于风格间矣。

观五言古于唐，此犹求二代之瑚璉于汉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礴，而唐以径出之，八不得也。虽以子美雄材，亦踣蹢于此而不得进矣。庶几者其太白乎？意远寄而不迫，体安雅而不烦，言简要而有归，局卷舒而自得。离合变

化，有阮籍之遗踪，寄托深长，有汉、魏之委致。然而不能尽为古者，以其有佻处，有浅处，有游浪不根处，有率尔立尽处。然言语之际，亦太利矣。

上古之言浑浑尔，中古之言折折尔，晚世之言便便尔，末世之言纤纤尔，此太白之所以病利也。

杜少陵《怀李白》五古，其曲中之凄调乎！苦意摹情，遇于悲而失雅。《石壕吏》、《垂老别》诸篇，穷工造景，逼于险而不括。二者皆非中和之则，论诗者当论其品。

诗不患无材，而患材之扬；诗不患无情，而患情之肆；诗不患无言，而患言之尽；诗不患无景，而患景之烦。知此始可与论雅。

太白《古风》八十二首，发源于汉、魏，而托体于阮公。然寄托犹苦不深，而作用间尚未尽委蛇盘礴之妙。要之雅道时存。

少陵苦于摹情，工于体物，得之古赋居多。太白长于感兴，远于寄衷，本于十五《国风》为近。

七言古，自魏文、梁武以外，未见有佳。鲍明远虽有《行路难》诸篇，不免宫商乖互之病。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少陵何事得与执金鼓而抗颜行也？

太白七古，想落意外，局自变生，真所谓“驱走风云，鞭挞海岳”。其殆天授，非人力也。少陵《哀江头》、《哀王孙》作法最古，然琢削磨砢，力尽此矣。《饮中八仙》，格力超拔，庶足当之。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汉、魏居多。第出手稍钝，苦雕细琢，降为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情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无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远，意伪而情真。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未齐于古人者，以意胜也。假令以《古诗十九首》与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意。假令以《石壕》诸什与古人作，便是首首皆情。此皆有神往神来，不至而自至之妙。太白则几及之矣。十五国风皆设为其然而实不必然之词，皆情也。晦翁说《诗》，皆以必然之意当之，失其旨矣。数千百年以来，愤愤于中而不觉者众也。

《三百篇》每章无多言。每有一章而三四叠用者，诗人之妙在一叹三咏。其意已传，不必言之繁而绪之纷也，故曰：“《诗》可以兴。”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夫献笑而悦，献涕而悲者，情也；闻金鼓而壮，闻丝竹而幽者，声之韵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乃韵生于声，声出于格，故标格欲其高也；韵出为风，风感为事，故风味欲其美也。有韵必有色，故色欲其韶也；韵动而气行，故气欲其清也。此四者，诗之至要也。夫优柔悱恻，诗教也，取其足以感人已矣。而后之言诗者，欲高欲大，欲奇欲异，于是远想以撰之，